



布谷鸟
长江文艺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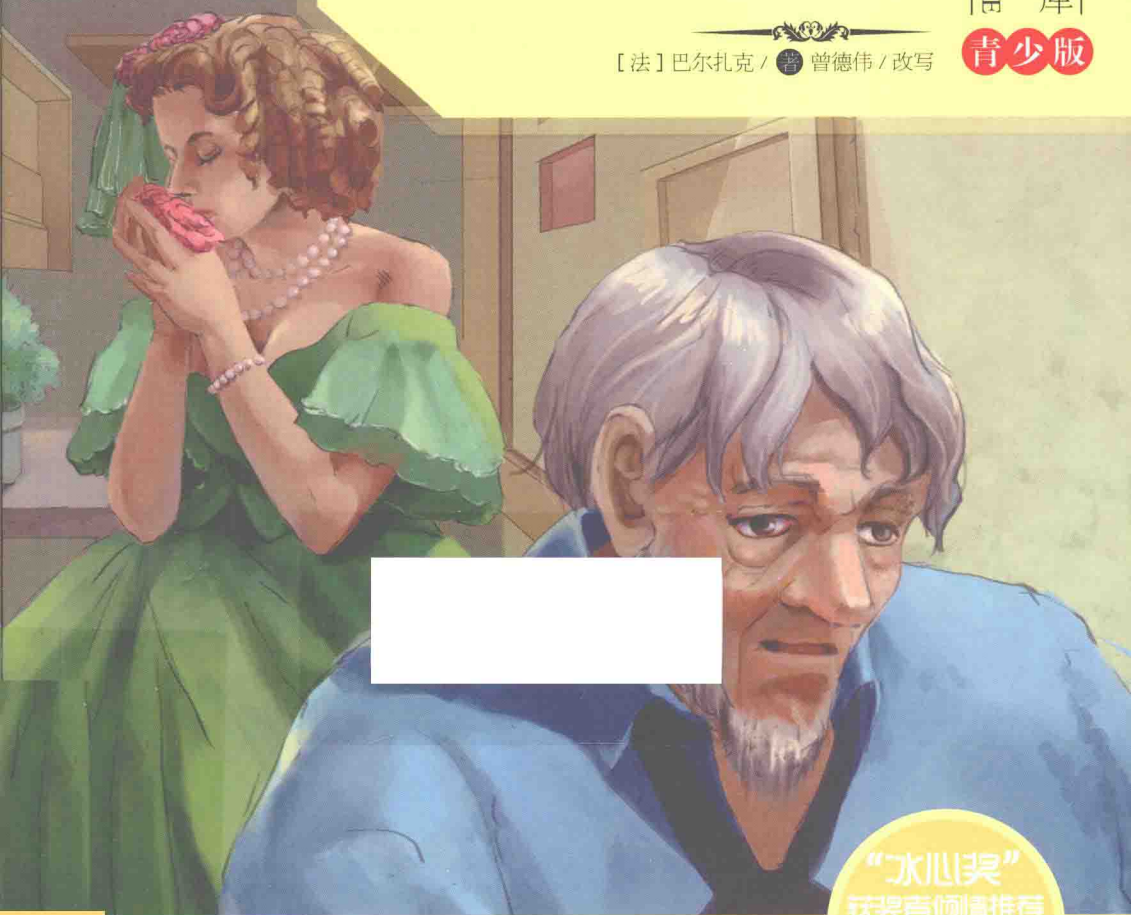
高老头

GAO LAO TOU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
THE WORLD'S
CLASSIC LITERATURE

【法】巴尔扎克 / 著 曾德伟 / 改写

青少版



“冰心奖”
获奖者倾情推荐

文学经典
插图珍藏

“我现在与那女人相恋，宁可一无所有，只要有人爱我，是呀！啊！对了，我还是希望有钱，有钱就拥有一切。”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青少版

高老头

Gaolao



[法]巴扎克/著

曾德伟/改写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老头 / (法) 巴尔扎克著; 曾德伟改写.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7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 青少版)

ISBN 978-7-5354-8074-3

I. ①高… II. ①巴… ②曾…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3272 号

责任编辑: 刘 星

责任校对: 陈 琪

整体设计: 新奇遇

责任印制: 左 怡 刘 星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市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64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12.5 插页: 6 页

版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36 千字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导 读



1834年的一天，一位爱喝咖啡的法国年轻人品尝着咖啡，完成了令他享誉文坛的小说《高老头》，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小说家巴尔扎克。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1850)，18世纪法国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被誉为“法国现代小说之父”。他出生于法国中部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位善于积聚财富的农民，母亲是银行家的女儿。巴尔扎克于1816年入法律学校学习法律，毕业后不顾父母反对，毅然开始创作小说。《高老头》是最能代表巴尔扎克小说艺术风貌的作品。

与巴尔扎克其他小说的主题类似，《高老头》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罪恶的金钱关系。“高老头”即面粉商高里奥，他是一位爱女如命的父亲，为了两个女儿的幸福及体面生活，他一步步当尽家财，最后身无分文孤身离世，然而他所有的付出并没有赢得女儿对自己的爱。事实上，高老头的父爱并不纯粹，在其伟大的父爱的背后，隐藏着封建宗法观念和资产阶级的金钱法则。这种复杂性展现了巴尔扎克小说深刻的思想内涵，即在批判女儿不孝的同时，批判了过度溺爱女儿的高老头，批判了酿成一幕幕悲剧的金钱，并且最后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罪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巴尔扎克不愧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家。

拉斯蒂涅是小说的另一个主要人物。他原本是一个正直的穷大学生，由于其内心无法满足的欲望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最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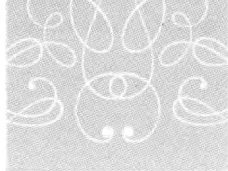
变为一个工于心计的野心家，而他的人生之所以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正是因为他目睹了高老头的悲剧。此外，拉斯蒂涅是串联故事的重要线索，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

说到《高老头》，就不能不提《人间喜剧》。1841年，巴尔扎克拟定了一个要为之终身奋斗的创作计划，该计划共包括137部小说，合在一起取名为《人间喜剧》，遗憾的是，他只完成了其中的91部小说就去世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这部巨著的成就，《人间喜剧》的91部小说，共写了2400多个人物，涵盖“贵族衰亡”“资产者发迹”“金钱罪恶”三大主题。《人间喜剧》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观，同时也被称为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在此之前所写的《高老头》，不仅被纳入《人间喜剧》的庞大体系，而且成为它的杰出代表作之一。

《高老头》和《人间喜剧》的关系还在于人物的联系上，作者擅长使用“人物再现法”，即一些人物不仅在一部小说中出现，而且还连续出现于以后的作品中，有时只有阅读了《人间喜剧》才能了解一个人物一生的命运。

所以，当你读到结尾时，《高老头》的情节虽然结束了，但其中一些人物的命运并没有定格：拉斯蒂涅、鲍赛昂子爵夫人、伏脱冷等一些人物，将在《人间喜剧》的其他部分中继续走完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旅途。

“读书使人明智”，让我们一起来认识《高老头》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起走进巴尔扎克绚丽的文学世界！



目 录

Contents

一、伏盖公寓	1
二、两处造访	33
三、初次出道	62
四、鬼见愁	106
五、两个女儿	151
六、父亲之死	180

一、伏盖公寓

故事得从1819年巴黎的一家公寓开始说起。

公寓已有40年历史,是伏盖太太经营的,还给客人包饭。

拉丁区旁边就是圣马尔索市郊,两地中间有条名为新圣热那维芙的街道,而公寓就坐落在街道下半段,由一条人烟稀少且凹凸不平的陡峭斜坡通往弩前街。这些街道都用干硬的石块铺就,街边沟道都枯涸了,杂草沿着墙脚疯长。街边的建筑多是公寓楼和机关,森冷得犹如监狱。而在这些紧密相连的街道间,矗立着恩典谷修道院与先贤祠,它们投射出来的阴影庄严又冷硬,使得周围环境更为寥落。马车若从街上走过,动静能传遍整个街区。

整个巴黎估计再也没有第二个街区像这般孤陋且沉闷了,像新圣热那维芙街这样的街区,没有任何灰暗的颜色与语言可以将它描述详尽。好比游客进入阴暗的古墓,随着脚步的推移,光线越发阴暗,领队的导游更是言语匮乏。空洞无物的心灵其实比阴森的骷髅更为可怕。

伏盖公寓面前有个院子,正墙边是条两米宽的石子墙沿,往前是砂子铺就的甬道,甬道两边摆放着蓝白相间的陶制花盆,栽种着石榴和天竺葵等树木。甬道入口处的栅栏门上钉了块有“伏盖公寓”字样的牌子,下面附着说明:本店包饭,期待您的光临。

白天,透过栅栏门往外面的石板路瞧,可以看见临街墙壁上不知哪个画家画上去的神龛,呈淡青色。神龛里面有爱神的画

像,如果让喜欢象征画的人看了这上面斑驳的釉彩,立刻会将它与巴黎荒诞不经的爱情联系在一起。而就在这附近,刚好有能治这种病的地方,虽然已经很难辨认底座上写着什么,但还是能联想到有关伏尔泰再次回到巴黎的这段故事。当年,人们因为崇拜伏尔泰而有了这段铭文,内容是:

不管你是什么人,这个人都是你永远的导师。

栅栏门每到黄昏时分便装上门板。院子一边与街道相邻,一边是界墙,与隔壁屋子共用,上面爬满了引人驻足的常春藤。其他墙壁上攀爬着葡萄与其他果树的枝条。院子同正墙等长,每道墙下都有一条通往椴树丛的小走道,被两侧走道围着的是一块朝鲜蓟,旁边分别栽种了修剪整齐的果树,树周围种着香芹、生菜等蔬菜。一张漆了绿漆的圆桌和几把椅子摆在椴树下,在阳光炙热的夏天,经济条件好的客人会端着咖啡在这儿聊天。

公寓主楼有四层,顶层上面还有用碎石堆砌的阁楼,漆了黄色的漆,虽然整个巴黎的房屋都喜欢用这种颜色,但着实不耐看。每层楼都有五扇镶嵌着细碎玻璃的百叶窗,遮光的帘子高低起伏,显得很杂乱。每层楼的两侧也都开了两扇窗户,最底层的窗子外安装着用铁丝网围着的铁栏杆。屋后面的院子里养着兔子与家禽,它们彼此相安无事。院子朝新圣热那维芙街开了扇小门,用来往外运送垃圾。

公寓底层是所有房客共用的,临街的墙壁上开着两扇采光用的窗户,有一扇宽大的落地门供客人进出。餐厅的一侧与客厅是互通的,一段木质踏板与彩砖踏板拼接成的楼梯便通往厨房了。客厅中摆放着一些供客人使用的沙发与椅子,椅套的下摆有着长须,套子的褶皱在光线下忽明忽暗,显得极为凄凉。一张颜色灰暗的大理石圆桌摆在客厅正中间,桌上的白瓷茶具在巴黎随处可见,而且白瓷外面镶嵌的那一圈金线早就斑驳不清了。房间里铺着劣质地板,护墙板上贴着绘有费纳龙小说中场

景的彩绘漆布，而窗户旁边挂着的则是加里普索与乌里斯之子会面的场景。自公寓经营以来，青年房客经常拿这幅画说笑，自嘲贫穷令他们必须以此等饭食饱腹，像是要证明自己的身份远远超出这种处境一般。壁炉里并没有炭灰，显然平日无人使用。壁炉上方摆放的两个花瓶里有用罩子遮盖的纸花，看起来极为陈旧；两个花瓶中间是一只色调灰暗的摆钟，形状很是粗陋。整个客厅中弥漫着一股无法形容的奇怪味道，像是密闭的地下室给人的潮湿、腐朽、阴冷的感觉，这种气味仿佛能直接透过衣服渗入皮肤，姑且称之为“公寓味”吧。一旁的餐厅比客厅更为寒碜，护墙板早就褪色了，沾染的各种污迹若不仔细看，就像一幅幅怪兽图案。墙边的橱柜沾满了油渍，里面放置着色泽暗淡的玻璃瓶、蓝色镶边的瓷盆等餐具。墙角的多格橱上还标着各个格子的号码。至于客人存放在这里的餐巾，不是沾满油渍污垢就是沾满酒渍。厨房中的火炉是绿色的，吊灯积满了油污，长餐桌的罩布油腻异常，如果食客童心未泯，还能在上面用指甲划拉出各种词语。椅子都是残缺不全的，墙脚还有一些供擦鞋的破草垫，散放在各处的小脚炉颓败异常，铰链早就松落了，上面的木架也已被炭火熏黑。

每天清早是公寓最为有活力的时刻。伏盖太太养了只猫，它每天早晨都会趁伏盖太太还未出现就直奔橱柜上盖在盘中的牛奶，边嗅边发出舒服的呼噜声。没过多久，一位穿着磨损得很严重的寡妇出现了，她戴着罗纱材质的网眼帽，露出了蓬乱的假发，脸微胖，神情憔悴，她有着鹰钩般的鼻子，手型小巧又肉滚滚的，身材也是滚圆的。走动间，她浑圆的胸脯一耸一耸的，倒同公寓里沉闷、阴暗的氛围十分合拍。屋子里古怪的气味向她扑来，她倒不以为意。她的眼睛早已失去了青春的光彩，干枯的皱纹使她的表情瞬息万变，前一秒还像笑容谄媚的舞女，下一刻立马变成凶神恶煞的逼债者，跟这间古怪的公寓实在相称极了。伏

盖太太年约五十,就像其他历经时光洗礼的妇女,神态懒散且透着虚伪,像那些抓住一切机会改变自己生活状态的女掮客一样,只要得到机会,甚至可以出卖保皇党受人尊敬的领导者。她从未说起过伏盖先生的情况,就算被问起,也只是告诉对方,伏盖先生不幸去世了。她的眼睛因他而泪流不止,他留下这栋房子供她生活,使得她再也不用同情其他人的不幸遭遇,因为这人世间所有的不幸都被她尝遍了。

西勒维是公寓的厨娘,有着胖胖的身形,每当她听到伏盖太太的走路声,便马上着手为房客准备午餐。虽然公寓包饭,但只提供晚餐,还是30法郎一个月的那种。

在故事的最初,伏盖公寓共住着七位客人。公寓的二楼有两间设施不错的套间,面积较小的住着伏盖太太,面积较大的那间则住着两位关系非常亲密的女士——古杜尔太太与维克多莉娜·塔勒费小姐,她们每年支付近2000法郎的膳宿费。古杜尔太太的丈夫曾经是法国军需官,已不幸去世。公寓三楼有两间套房,布瓦雷住了一间,他是一个年约七十的老者,而伏脱冷住了另一间。伏脱冷年约四十,头上戴了顶乌黑的假发,鬓角染成了白色,听说以前是个生意人。四楼共有四间房,一间住着位老姑娘,叫米肖诺,一间住着个外号为高老头的人,听说以前是位面粉商人。另外两间是为穷学生准备的,这种没什么钱的大学生被称为“候鸟”,跟高老头以及米肖诺小姐的经济水平差不多,只付得起最便宜的膳宿费,食量又大,所以要不是没有其他稍微有点钱的客人过来,伏盖太太是不会将房间租给他们的。如今,已经有一位从昂古莱姆来的年轻人欧也纳·德·拉斯蒂涅住到了四楼,学的是法律。听说他家里兄弟姐妹很多,一大家子人每年为了给他筹集生活费可谓煞费苦心。

四楼上面有两个小阁楼,厨娘西勒维住了一间,另一间住着克利斯朵夫,是位听差的。阁楼边是一间晾衣房。

除开这几位房客，每年还有好几位大学生和附近住宅区的常客在伏盖太太这里包晚餐。餐厅的面积可同时供20人用餐，而平时总能坐满18个人。虽然如此，也只有午餐时公寓的几个房客下来一起用餐才显得像一家人共度午餐时光。他们踩着拖鞋从楼上下来，肆无忌惮地谈论昨天晚餐时那些人的穿着以及举止，还会谈论一下前日的新闻。

伏盖太太在给予各位房客关照这事上犹如天文家般精明，能准确按照房客的经济条件给予不同的待遇。两位住在三楼的房客每月膳宿费是72法郎，这价位在巴黎并不多见，也只在圣马尔赛区的一部分街道才能找到这么便宜的价格，这也间接说明了选择住伏盖公寓的人经济并不宽裕。所以，从房客们穿得有多寒酸就可以看出公寓内部有多破落。男房客们身上的礼服早就过时了，衬衣好几处都磨薄了，脚上的靴子像是捡的富人穿旧不要了的玩意。女房客的裙子样式早就落伍了，花边补了又补，颜色染了又褪，领套洗得发黄，手套戴久了发出油腻的亮光，方头巾更是磨得只剩一层薄薄的布料。但是，虽然穿得不怎么样，大家的身体却很结实。他们尝遍了世间辛酸，每一张脸都变得冷硬起来，如同退出市场交易的旧钱币般晦暗无光。

米肖诺小姐双眼黯淡无神，头上的绿绸布帽檐油腻不堪，披肩上的流苏参差不齐，她如今的身形仿若一架枯骨，就算是心肠最柔软的女神估计也会被吓坏。大概她年轻时候也曾明媚动人，没承想现在却是这般消瘦，难道是年轻时过于荒唐、放荡，整日沉迷于情爱之事？难道她曾经是位唯利是图的黑心商人，整日想着如何牟取暴利，所以才落得如今这种下场？她的嗓音像秋天尖锐刺耳的蝉鸣声，脸上松弛的皮肤让人遍体生寒，眼白中透着股狠厉。她告诉别人，她以前给一位老人当护工，老人得了膀胱炎，被子女抛弃了。老人去世后给她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酬劳。老人的子女原本以为他一穷二白，知道这件事后老是跑来

纠缠她，用恶毒的言语中伤她。虽然容貌衰老了，但不难看出米肖诺小姐身上似乎还有着美丽的影子，皮肤隐约还透着白嫩的痕迹。

布瓦雷先生就像机器一般，植物园边有条僻静的道路，每当他独自行走走在上面，看起来就跟幽灵差不多——他头上顶着脏兮兮的大檐帽，手里拄着牙球柄早已泛黄的手杖，行动间，短套裤从皱成一团的礼服下摆间露出来，就像没有骨头般空荡荡的，他的小腿穿着一双破旧的长筒袜，像没有力气般抖动着。身上的白背心脏得发黑，细瘦的脖颈上围着一圈细领带，跟领套上皱巴巴的花边纠结成一团。他曾经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瘦弱成这个样子？是什么使得他的脸如今像猪肝一般暗红？说不定他曾就职于司法部门，还处理过刽子手递给他的各种账单，比如处死因残害双亲而获罪的犯人时，需要用黑布来给犯人蒙头，刑台下面要铺上一层糠，铡刀上要系绳子——或许就是这些物品的账单。也说不定他曾在屠宰场当税务员，在卫生部门当视察员。简而言之，如果将社会比作磨盘，他以前就是一头推动磨盘的驴，也是对操纵者一无所知的傀儡，是这个复杂的社会各种悲哀与不幸得以促成的必要条件。

在前30年的营业过程中，几乎没什么年轻人来伏盖公寓。不过现在却来了位不幸的少女维克多莉娜·塔勒费和贫困的大学生欧也纳·德·拉斯蒂涅。同其他房客相比，他们两个显得截然不同。

塔勒费小姐就像小说中的女主角般有着神奇的人生经历。她出生于富豪之家，但父亲只想将财产留给儿子，便将女儿赶出家门，不让她继承财产，每年只支付她小额抚养费。塔勒费小姐被悲痛欲绝的母亲带着一起投奔远亲，也就是古杜尔太太，不过她母亲没多久便去世了，幸好古杜尔太太善良，一直好生照顾着塔勒费小姐，将她抚养长大。不过，古杜尔太太也是穷苦人，靠

丈夫留给她的微薄年金与一点抚恤金度日，如果她也不幸去世，那这个毫无半点社会经验和钱财的塔勒费小姐便只能听天由命了。每到礼拜天，古杜尔太太都会带着塔勒费小姐一起去教堂做弥撒，还会带她去教堂忏悔，想尽各种办法让这位姑娘成为虔诚而善良的信女。如她所想，宗教信仰能让这位被父亲抛弃的姑娘拥有希望。塔勒费小姐从未憎恨过自己的父亲，始终爱着他，并且每年都会去看望父亲，将母亲对父亲的宽恕传达给他。不过，她得到的只是他的冷漠对待，而且这几年来，她的哥哥也一直对她不闻不问，更别提给予她生活上的帮助了。虽然如此，塔勒费小姐还是替他们向上帝祈祷，请求上帝揭开蒙住父亲眼睛的黑布，净化哥哥被污染的心灵。古杜尔太太和公寓主人只恨没有更多词语能形容那个无耻、冷漠的有钱人。而塔勒费小姐每到这时，总是语气温柔，用词婉约，就像受伤的小鹿，就算因痛苦而发出呻吟，也时刻展现着内心的善良。

这位花般年纪的少女，如同刚移栽过的灌木，叶子由于水土不服的缘故而枯萎。她的皮肤原本白嫩细腻，此刻却显出病态的苍白。她像伏盖公寓中大部分房客一样，都染上了忧郁症，每日有气无力，看起来寒碜而瘦弱。不过，她毕竟年轻，言语与动作中经常透露出一丝活泼与灵动。当她心情舒畅时，一丝红晕会遮盖住脸上原本的苍白，配上她颜色漂亮的长发与凹凸有致的身材，秀美中透着股难言的气质，近代诗人最喜欢研究的中世纪常见雕像上就有这种美感。她的眼睛是灰褐色的，时刻透露出基督徒特有的温婉与含蓄，简单朴素的衣着也遮盖不住年轻而姣好的身段。不难想象，当幸福降临在她身上时，这种诗意肯定会让她显得明艳动人。

从脸就可以看出，欧也纳·德·拉斯蒂涅是个南方人：白皙的脸上有一双湛蓝澄净的眼睛，头发浓密而乌黑。根据他的言谈举止与处事风度可以看出，他必定是贵族人家出身，受过非常

好的教育,虽然这个家庭如今已经没落了。平日,他的穿着很简单,多是些过时的旧衣裳,旧背心外面套一件旧礼服,然后随意搭配一条暗色系的旧领带,配上跟上装相称的裤子,脚上的靴子很旧,鞋底因磨损而换过一次底。他这装扮同其他大学生没什么区别,不过他偶尔也会把自己打扮得非常潇洒地出门。

以年龄来说,正值中年的伏脱冷刚好介于公寓其他客人和这位大学生之间。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人是条汉子。因为他有着宽阔的肩膀和发达的胸肌,两双手掌的关节处有着茂盛的汗毛,呈红棕色,脸被无情的岁月刻了道皱纹,显得有些冷峻。不过他平日同别人交往时看起来非常热情,好像一点都不冷漠。他有副好嗓子,既不单薄,又不过分低沉,刚好配他豁达而粗犷的性子,并且不会惹人厌烦。他经常面带微笑,且乐于助人,如果遇上锁不灵光了,他立刻将其拆开并上油打磨一番,重新将锁装好,嘴里说道:“我刚好懂这个。”另外,他还见识广博,不仅对国内时事、法律等知之甚多,对国外啊轮船啊旅店啊等事物也都有所了解。他要是听到谁叹气,就会马上伸出援手。伏盖太太与公寓里部分房客就曾受过他借钱的恩惠,当然,这些人都会把钱还给他,毕竟他虽然看起来随和,但当他用深邃而冷峻的眼神看着你时,你还是会感觉恐怖异常。他就连吐口水时,都透着股磐石般的坚韧与冷峻,你会觉得只要他打定主意做什么,哪怕是杀人,也会执行到底。而且,犹如表情严肃的法官,他审视的目光看起来极为犀利,像能看穿任何人的心事与感情一样。他习惯用完午餐再出门,等到晚餐时间回来用餐,然后又出去,直到半夜才会再次回来。伏盖太太专门给了他一把门钥匙,这种待遇其他人可没有。当然,他对伏盖太太也非常好,经常边搂着她边喊“妈妈”。不过伏盖太太可体会不出这种奉承之意,她以为这事非常稀松平常,殊不知除了伏脱冷,大概没人有如此长的手臂可以将她粗壮的身子搂住。伏脱冷还有个特点,为了饭后可

以喝掺了酒的咖啡，每个月，他可以阔绰地多支付15法郎。虽然伏脱冷对身边这些人的情况很了解，但别人却都不清楚他的想法，不明白他每天在忙什么。他的这种随和、友善，正好如一道高墙将别人挡在外面。不过，他也会展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性格，让人深感不安。他对文学作品一定有所涉猎，兴致好时，也会发几句如同拉丁著名诗人写出的讽刺诗句那样的牢骚，讽刺当前的法律制度与上流社会的恶习，抨击它们自身的各种矛盾，让人感觉他深深憎恨这个社会。不过，他内心的秘密始终深藏着。

不知出于什么缘故，伏脱冷与拉斯蒂涅总是能吸引到塔勒费小姐那含羞带怯的目光，毕竟中年人浑身散发着强壮的力量，而大学生外形俊美又充满了年轻活力。不过，他们似乎全都注意不到这位小姐。都说世事瞬息万变，也许哪天她就变成了有钱人并被人追求呢。

欧也纳·德·拉斯蒂涅住进来一年后，发现在餐厅用餐的客人中，要数面粉商人最为显眼，因为这位高老头老是被大家嘲弄。令人疑惑的是，这位年龄最大的房客怎么忍受得了这些人如此不友善甚至可以说是虐待般的对待呢？如果说社会上某些人的恶行令人厌恶的话，那么他身上那些可以称之为荒诞的言行难道比恶行更让人无法接受？

高老头年近七十，是在1813年入住伏盖公寓的，那时他已经没有做生意了。一开始，他住在如今古杜尔太太住的那间房，一整年的膳宿费是1200法郎。那时，他对膳宿费的多少不怎么在意，也正是这种对金钱的满不在乎，使得伏盖太太将他看作没见过世面的笨蛋。当伏盖太太手头有了预收的大额补偿金后，就将三间房好好装饰了一遍，购买了一些便宜家具，包括窗帘、安乐椅以及墙纸等等。他刚来时，别人还尊称他一声高里奥先生，他搬来公寓的箱笼很充实，生活用品不仅全面还很讲究，他显然是位会享受生活的人。他有18件质地非常好的荷兰衬衫，纱巾上

别着几枚闪亮的钻石别针，一条精巧的链子系在中间，穿上后显得神气异常。伏盖太太对此别提多羡慕了。他有许多白色细格子的棉布背心，一天换一件，外面套上蓝色的上衣。走动时，他罩在衣服下面的大肚子一抖一抖的，令裤腰上挂着的金链子及链子上的众多饰物也一起抖动。他还有个纯金的鼻烟盒，盒子的小圆盒中装满了发丝，不难想象这是他曾经的风流韵事。每次伏盖太太说起他过去肯定很风流时，他嘴角就会勾起一抹笑容，如同富人的喜爱之物被别人大加恭维时会异常高兴一般。他的柜子里有着各种日常饮食需要用到的银制器具，比如羹匙、长柄汤勺、镶嵌了金边的杯盘等，有几件银器是旧的，但非常有分量。替他整理餐具时，伏盖太太双眼简直能放出光来。他拿出一对印着一对互相啄吻的斑鸠的碗盘，说道：“这些是我和我妻子结婚周年时，她买来送给我的纪念礼物。这些花去了她所有的私房钱。看到没，太太？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宁愿用手刨土，都不会卖掉它们。谢天谢地，现在，每天早上我都能用它们享受早餐，我不用担心，离没饭吃的窘境还早着呢！”

之后，眼神如鹰般犀利的伏盖太太看到了高里奥先生的账簿，心里简单将那些款项相加，得出他每年的收入达到近一万法郎。从这时起，这个年近五十岁却硬说自己还不到四十的女人有心事了。

高里奥的眼睛虽然内眦向外翻并往下耷拉着，他的手老是要去抚摸一番，但在伏盖太太眼中，他这样子还是较为体面讨喜的。他的小腿肚非常粗壮，多肉的鼻子呈长方形，这些让伏盖太太觉得他的品性刚好合自己的胃口。另外，他的脸像满月一样圆滚滚的，显得憨态可掬，进一步印证了他的品性。在伏盖太太的心中，男子汉就应该威武而雄壮，并能将感情放在第一位。公寓附近有家艺校，里面的理发师每天早饭过后没多久便过来帮高里奥先生修理头发，将粉扑到发丝上，把发丝梳理得如同小鸟

翅膀一般,然后梳理他额头上的发梢,使单薄的额头看起来饱满一点,衬得脸也要顺眼许多。虽然长相比较土气,但高里奥的穿戴很是讲究,每次吸鼻烟时,他的神情好像在告诉别人他拥有的高档、昂贵的烟丝一辈子都吸不尽。所以,自他出现在伏盖公寓那天起,房东太太就开始彻夜难眠了,一直盘算着怎样才能让自己成为高里奥太太,将公寓转手他人,然后同这个身家富有的男人结婚,当一个在本地有头有脸的太太,然后捐款给穷苦人,等到礼拜天,就坐车去巴黎郊外的小镇兜风,或者去剧院坐在大包厢里看新出的戏剧,到那时,根本就不稀罕穷房客们为了讨好她而特意弄来的作家赠券。简而言之,她开始幻想自己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富太太了。她其实已经攒下了四万法郎,不过从未跟人提起过。就财产来说,她认为自己也算得上理想的追求对象。

“除了钱外,难道我还配不上他?”她躺在床上越想越得意,然后翻了个身,就像是故意要体现自己身材的曼妙,因此,自这天起的每天清晨,厨娘西勒维总能看到褥子上有个凹下去的窝。

也是打这天起,在将近3个月的时间里,等理发师替高里奥先生打理完头发,伏盖太太也会破费一下,请他也帮自己梳理一番。理由是,来伏盖公寓入住的房客都是体面人,所以自己必须打扮得体一些。她开动脑筋将房客做调整,对外宣称公寓只接待光鲜体面的客人。对于第一次过来的客人,她便大做文章,说巴黎最负盛名的商业大亨高里奥先生也慕名前来她的公寓入住。她还印制了许多广告单页,在醒目的“伏盖公寓”四个字下,写着“全拉丁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公寓,不仅包饭,还有幽雅的庭院,空气清新,站在窗口就能尽享高布林山谷优美的环境”等类似的字眼。

一位36岁的夫人看了广告单页后来到伏盖公寓,她的丈夫德·朗贝尔梅斯尼伯爵在战役中死去,作为殉职将军的妻子,她将得到政府发放的一笔抚恤金。为了让广告内容名副其实,伏盖太太特意准备了精致的饭菜,并让客厅壁炉的火一直烧了将